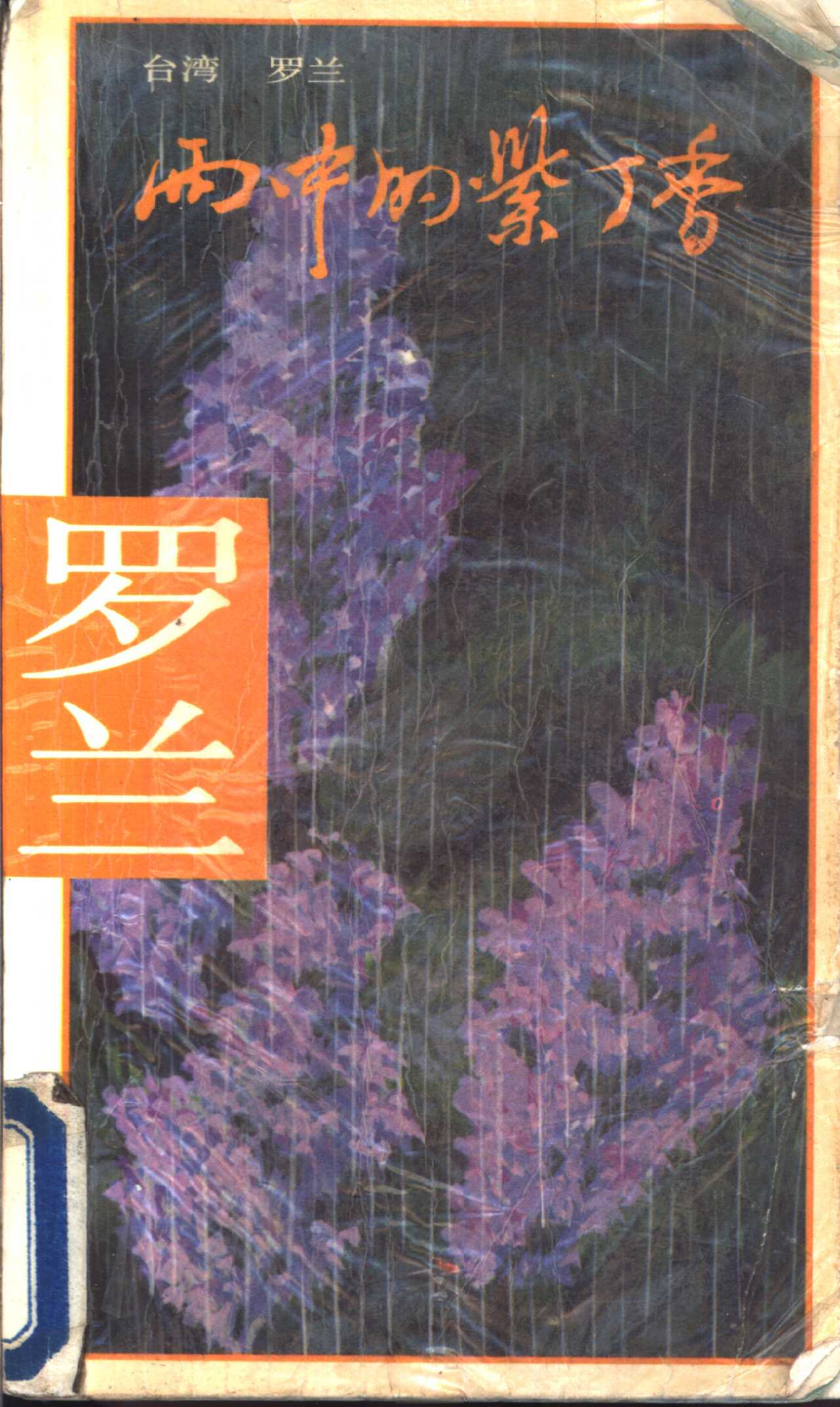


台湾 罗兰

雨中的紫丁香

罗兰



雨中的紫丁香

台湾·罗兰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 1/32 7.625 印张 132 千字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57-0321-8/I·176 定价：3.10 元

目 录

夏午	1
暑假生活	6
谈零食	12
谈朋友	17
书与我	21
风之恋	26
唱一首简单的歌	29
散步随想曲	33
赏心乐事	37
歌	40
我和广播结缘	55
那岂是乡愁	59
窗的情调	70
给“那云”	73
雨丝、绿海	76
小画	78
雨伴	81
碧天偎着海洋	85

那南风吹来清凉	91
幽林一夜雨	98
雨中的紫丁香	105
那银海千秋的夜晚	111
春夜闻笛	120
虚空	130
为了寂寞	133
彩色的联想	137
声音的联想	142
扔掉了的彩券	145
生日快乐	151
雾濛濛的松山	157
写给秋天	162
寄给飘落	165
无私的情谊	173
兜雨	180
烛光夜话	185
庙里的日子	192
约	203
属于我的晚上	207
秋园即事	219
速成的青叶	227
生活散曲	234

夏 午

夏天的中午，多数人都喜欢午睡，而我却是醒着的时候多，因此，我领略这时间的寂寥和丰富之感也多。

从小，我就逃避午睡。

那时候，在北方乡下。

宅院很深，本来就静，午睡的时候就更静。

做母亲的人们总逼着孩子午睡，那是因为她们自己倦了。而孩子们是不知倦的。他们正对这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们只不过是敢违拗母亲，而勉强去睡罢了。

而我，却总是在母亲睡着以后，悄悄的爬起来。轻轻的迈过那一尺高的门槛，经过开着荷花的院落，再经过开着石榴花的院落，再经过开着夹竹桃花的院落，打开通往后花园的小门，去消磨属于我自己的晌午。

那花园真是彩色缤纷！

五颜六色的野茉莉，红的、白的、粉的、蓝的、紫的、红色点白点、蓝色起白线的，远有一半粉一半白，一半蓝一半红的。你简直数不清它们有多少种颜色！而它们每一朵都象一个小小的喇叭，挺秀的花瓣中间，伸着一根顶上圆圆如珍珠的花蕊。摇曳着，款款的，带着孩子气的爱娇。

而它们旁边的地上，总是躺着憨厚的大南瓜，胖胖的，笑呵呵的，享受着园中这一片静。

往里去，有伸着细细卷卷的藤蔓的葡萄架和葫芦架，长着尚未成熟的葡萄或玲珑的葫芦。

左边是一畦畦的菜圃。种着刚从泥土里钻出来就那么干净的小葱，和被一个无形的嘴吹得越来越紫胀的茄子。

右边是花房，里面住着胆小娇贵的南方来的花。

祖母说，里面有狐仙，不许小孩子进去。我总是偷偷的往里走两三步，然后站在泥土的台阶上，对着那南茉莉和白兰花，想象狐仙的样子。

在我想来，狐仙是个怕被打扰午睡的老头，留着长长的白胡须，穿着和胡须同色的白土布裤褂。

“即使他发现我进来，他也懒得干涉我的。”我想。

而且，我是多么羡慕他同花朵们住在一起的福气！

从花房里蹑手蹑脚的出来，我也许找一个石凳坐下，看地上毛茸茸的狗尾草，或那白色细碎的野花。不知谁给它们取的绰号，叫“摔盆摔碗”。说谁要去拔它们玩，谁就会在这天打破盆碗。好在我是舍不得去拔它们的。

地上总一定有蚂蚁。它们一向勤劳，默默地忙着。

我看着它们匆匆的赶来赶去，可以看很久。不知为什么，它们那样吸引我的注意。我并不欣赏它们那细瘦的模样，但我欣赏它们的动作，机敏、沉着、迅速、而有规律。有时，我也担心它们会迷路，当我看见一只蚂蚁走得太远的时候，就用一根草茎把它轻轻的拨回来。我不知道这样是否会扰乱了它的行程，反而耽误了它的任务。

有时，我打开沉重的后门，去看那白亮的蓟运河。对岸是青翠的田野，和低矮的人家。而河道向东弯过去，那边长着深深密密的芦苇。偶尔有几只鸭子悠闲的在水面上游过，静沉沉的，在正午阳光照耀下，鸭子的白羽和潋潋的水波一同闪着白亮的光辉。

小时候的夏日晌午，总是这样过去，我从不厌倦那充满着生命欢跃的花园和舒畅的河水。

后来，我随着父母离开了老家，搬到一个荒

凉的海边小镇。那里终年吹着咸味的风，没有花木可以欣赏。

中午来临的时候，我尝尽了寂寞。

涂着桐油的纸窗上，印着白亮的阳光，满院都没有一点荫凉。

我被迫躺在床上午睡，听着苍蝇在纸窗外的嗡嗡、对面屋顶上鸽子的嘀咕和巷子外剃头担经过时，那“哒哒得儿——”的音叉声响，以及吹糖人的那尖细的芦笛。

那声音经过明蓝的空间传到耳鼓，荒凉而又寥落。

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和我作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这寂寥的午刻。我只能闭上眼睛，躲开那永不移动的正午的阳光。

这小镇，在阳光焦点下的一个小镇，亮得发白。一切色彩都消失在亮得发白的阳光里。

.....

而值得怀念的是在学校住读时的那些夏天的中午。

暑热薰蒸之中，校园里一片静。

同学们都在寝室或课堂里，躲避这大热天，而我却把床铺让给走读的同学，独自到校园去享有那寂静的晌午。

走廊上其实很风凉。大叶子的白杨树 下，也满是阴影。在长长的木椅上坐坐，一转眼，带着余香的白白的槐花，就落了满身。而那薰然

的南风，吹拂着我的短发，吹拂着满园寂静，和马缨花的丝线样的花瓣。

整个的空间属于我。我属于整个的空间。

有时，我带着一本书，但我从未认真看过。打开一页，看不到三两句，注意力就被那属于夏日的、属于正午的、属于花草树木的、属于苍蝇、鸽子与蚂蚁的薰然的静寂吸引了去。

我注意那静寂，捕捉和体尝那静寂；我留恋那静寂。

在那样的静寂中，我几乎什么也不想。我只是全神贯注的拥着那全然摆脱了人类喧嚣的世界，那虚空而充实，寂寥而欢跃的世界。

现在，在这亚热带的岛上，我仍爱夏日的中午，我仍逃避午睡。因为我牵挂着窗外那一大片稻田，在阳光下，会是怎样匀净的一片绿，象海，推拥着粼粼的波浪。

而风从赤道那边缓缓的吹来，拂过院中大叶子的树木，发着海潮一般的声音，只有在炎热的夏日的中午，才会有这种带着凉爽的悠然的声音！

我坐在廊前的藤椅上。

花醒着，草木醒着，风醒着，我也醒着，在夏午的阳光里。

我逃避午睡，因为我爱这世界。

我不忍把生命在睡眠中空过而缩短。

我希望生命在静观中充实而延长！

暑假生活

在所有的假期中，我最喜欢暑假。因为它丰富、鲜明，有水样的清晨，梦样的黄昏，和蜜样的夜晚。而且它又是这样的长，长得足够让你对它有深入的认识和坚固的感情。

上学的时候，只待期考一完，那一颗心就完全溶入那夏日的蓝空、浓郁的树木、繁茂的花和每一个每一个晴夜，以及那夜空上挤满着的眨眼的星。

同学们先先后后的把行李捆好，放进贮藏室，家在本市的同学，一个一个的回去了。校园顿时空下来。空了的校园，在白日，那蓝天格外的宽朗，那花木格外的幽深。球场静着，琴室静着，课堂空着，宿舍的门关着，而我们要到明天才可以赶火车回家。

兄弟姐妹中，我和大弟最谈得来。只要我

一回家，我们的暑假节目就宣布开始。而最使我们开心的就是假期带给我们的那无限的自由。

过腻了看着时钟行事的日子，到了暑假，我们就大胆的把时钟抛在一旁。我们要享受完全不受时钟控制的生活。

第一样，我们先从晚睡开始。

每天晚上，我们经常的活动包括散步、看公司为同仁眷属放映的露天电影，在前面的运动场上温一温童年的旧梦，或坐在院子里听父亲讲他幼年的故事。

到了午夜，人们都回房去睡了，最后总是剩下我和大弟，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聊天、看星。

大弟是个喜欢幻想的孩子。他常说，天上的星星是一些孩子的眼睛。当我们望着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望着我们。所以，我们的眼睛也是星星。

他坚持尽量晚一点睡，为让天上的孩子看见我们这四颗星——我们的眼睛。

有时，或由于天热，或由于贪玩，我们只睡短短的一刻，就又起来寻思消磨夏夜的方法。

我们最常做的是画图或雕刻。大弟喜欢工艺，他手边总有一些木块、橡皮，或晒硬的肥皂，我们一面聊天，一面画些不成格局的画，或雕刻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觉得十分快乐。

这样一面聊天，一面玩，短短的夏夜，常会

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眼看着天色由深浓的蓝黑转为灰淡，星星与天色逐渐合而为一，拂晓的凉风初透，我们悄悄的推门出来，轻轻的踏着草上的露水，走出静寂的院落。天上是朦胧的曙光，空间里一片轻匀的淡灰，房屋树木，现出模糊的轮廓。人们还都在睡，而我们醒着。

“走！打网球去！”大弟提议。

我同意着。轻轻的拿下球拍，带着网球，向球场跑去。

网球场两端的铁丝护网在曙色朦胧中静静的耸立着。场地沾着露水。我们迈过那深深的草，开始打球。

那轻捷的网球和球拍的弦，弹出爽俐的单音，与网球触地的声音交织着，在拂晓时分的静寂里。

开始几下，总是失手。光线不够，两个人笑着跑去捡球。天却是亮得很快，打不到几回合，天幕就已拉开，露出清晨淡淡的薄蓝。而我们的球就越打越快起来。

待太阳露面，空间闪着金黄，树木显出阴影，鸟儿们开始啁啾的时候，我们已经出了一身的汗，玩得尽兴，而决定回家了。

家的绿门虚掩。我们象小偷一般轻手轻脚的把自己洗干净，溜进睡房。等母亲叫我们起来吃早点，骂我们懒惰虫的时候，我们只在心里

偷偷的笑。

在这工厂宿舍的家里玩得腻了，我们几个人就组织个小团体，回乡下的老家去“野”上几天。

老家的夏日又别是一番风味。

那古老的院子静沉沉的，闻着各种的花。屋子里永远那么荫凉，而我们所欣赏的却是在藤萝架下下棋，和大吃自己后园结的瓜果。

当黄昏来临，晚饭过后的那段时间，我们喜欢乘渡船过河，到对岸的田庄去玩。河风的清凉，和田庄的野趣，常使我们流连忘返。

夏日傍晚的田庄上，我们欣赏那广阔的平原，无边的田畴，古老的野树，以及点缀悠闲黄昏的归鸦。

我们在田野的小路上走着，随手采撷一些花草，或捕捉一两只小虫，研究一下，再把它们放掉。这时，天边晚霞千变万化，由绚烂归于平淡，暮色四合，晚风渐起，我们才慢慢回到河岸，乘渡船回家。

而暑假中的雨天，又别有一番情致。

无论天气怎样的热，下雨的时候，空气中就带着秋凉。那一点凉，使人在爽快之中，挥不去的是那一抹淡淡的感伤。而这一抹淡淡的感伤就充满了诗意。

在滴滴的檐溜声中，在银白晶莹的雨帘之内，在那古老的四合房里，我喜欢坐在窗下，听

雨、读诗。把古人诗句和眼前的雨景秋情，以及那点远离尘世的怡然的感觉揉合在一起。这时，我常想起李白那“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诗句。我也喜欢背诵贾岛那首“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王维的“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关闭，终日无心常自闲，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

那诗中隐者的心情，常使我油然而生遁世之念。

而乡下家中那一片深沉的宁静，和那与世无争的安详，以及那自耕自食，简单朴素的生活，都更能使我真正远离世间的纷争与攘夺。使我体味到，一个人在积极时可以有给他进取，在消极时可以有他退休，是一种何等理想的人生！而当你有这样一个属于大地的家园时，你就可以毫无困难的享有这种生活。

我那时的每一个暑假，就都在如此欢乐自由而又充满闲情诗意的气氛中渡过。那样的暑假，给人精神上的滋润与启示，恐怕比在学校中上课听讲所得的更为深沉而丰富。

现在，我早已离开那生气蓬勃的小镇和隐世清逸的乡村。在这工业化的都市里，我已无法寻找不受时钟控制的缝隙。我也已无法寻找那真正简朴自然，如同唐人诗句或宋人山水的

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

我象一根绷紧的弦，或一个腰上系着绳索，手中持着锚绳的爬山者。在这高速度的生活里，我只能义无反顾的追赶，毫无退路的攀援。我终年紧张忙碌，而我看不见生活的面目。即使在暑假里，我也无法解除我腰上的绳索，松掉我手中的锚桩。因为在现代的生活里，偶一松手，你就会落入永劫不复的深渊。

多怀念那脚踏实地，与黄土青苗为伴的日子！那日子，才可以使你有余情认识山，认识水，认识大地，认识生命的真味；才可以使你有机会找到你真正的自己。

而那假期也才是真正的假期，使你有机会放松那绷紧的弦，使你**知道**，奔忙进取只是人生的一面，而静观退守却显示更大的定力，更高的智慧，与更深的认知。才能使你有机会对人生世相有更冷静的观察，更真切的体验。

谈 零 食

认识我的人多半都知道我喜欢吃零食。

吃零食似乎不是好习惯。讲求卫生的人，都一致主张三顿正餐是营养的主要来源。吃零食会影响正餐的食量，不是养生之道。但意外的是，我虽然很瘦，但一直都很健康，而且似乎我的健康与我吃零食很有点关系。

小的时候不用说，从父母手里要来零钱，总归是送到小店里去买了酸枣、山楂糕、山楂片之类。我发现，人们在小的时候，多半都喜欢吃酸的东西，这种嗜好，到年岁大一点之后，会自然而然的改变。因而，我相信，孩子们体内一定需要大量的两种维他命。当他们由正餐或“配给”的水果中摄取不到足够的两种维他命时，他们自然而然就去求助于那些酸得要命的东西。

十几岁到二十岁之间，我是住在学校里的。

那段时间，就更是我吃零食的“全盛时期”。父亲每周给我一元银洋作零用。那一元，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是半袋面粉的价钱，可买一百个鸡蛋。折合现在新台币，足可当一百元用。我的零食从花生、蚕豆，到苹果、香蕉，应有尽有。而至今想来，仍觉开心的是，到了冬天，每逢星期六，可以出校门“购物”时，我一定买一斤糖炒栗子，五分钱五香花生米，外加“糖葫芦”两串，回校足吃，代替晚饭。

学校里，星期六晚上，照例是吃炸酱面，“菜码”是白水煮白菜，白水煮豆芽，外加红白粉皮配色。我不喜欢吃面，而且我相信，我那糖炒栗子、花生米和“糖葫芦”中所含的“加路里”和维生素，一定多过炸酱面。

我的零食，随季节而异，而印象最深的却是秋天。北方的秋天，各种水果纷纷上市，物美价廉。单说“苹果族”，就可以说上一大串：色香味俱佳的烟台苹果、有香蕉味道沙酥可口的香蕉苹果、软绵绵细嫩嫩古典含蓄的中国苹果，形似苹果而略小、风味绝佳的“虎拉车”，还有闻香果、槟子、沙果等等。除了沙果太小之外，苹果族的水果都可以当饭，而且一律营养丰富，有益皮肤的健康和润泽。当然，这只是我现在的想法，当时只是喜欢吃而已。

说一件“狂”事，也许你会羡慕。那时中秋节是放假的。中秋节的早上，我们就相约到早